《維摩詰經》＜弟子品＞意旨疏解及其人間性

台灣大學哲學系杜保瑞

大連理工大學海天學者

摘要：

　　本文之作，以《維摩詰經》＜弟子品＞為對象，進行意旨疏解，討論佛陀諸大弟子與維摩詰居士的種種對談，維摩詰乃大菩薩在人間示現教化的再來人，與佛陀不同的是現居士身，於是方便接近平民，餵以佛法，唯，維摩詰居士所弘揚的佛法，以大乘究竟法為內涵，而佛陀弟子隨佛出家修行，首先聽聞聲聞法，即原始佛教三法印、四聖諦的根本知見，於疾成大乘菩薩道尚有間距，維摩詰居士於此時出現，教以大乘法門，以般若智為核心內涵，以成佛境為修行法門，提升心智意境，打破知見束縛，讓佛陀弟子雖一時不能領悟，必日後修習開解。本文之內容包含：告舍利弗宴坐在心不在坐、告目犍連說法當如法而無所說、告大迦葉行乞當無分別心、告須菩提不共眾魔不能滅度、告富樓那說法要先知眾生宿命、告摩訶迦旃延無常苦空之大乘意旨、告阿那律之正的天眼應何所見、告阿那律之正的天眼應何所見、告優波離犯律解脫的大乘智慧。

關鍵詞：維摩詰經、般若智、菩提心、維摩詰居士、佛陀

1. 前言：

　　《維摩詰經》＜弟子品＞的內容，明確地由維摩詰居士向佛陀弟子弘揚大乘佛法，藉由和十位弟子的對談來進行。當時，佛陀的弟子，依其所學，仍是聲聞小乘佛法，並非不如法，而是意境還可以更高，維摩詰居士作為大菩薩、再來人，以居士身入人間世，藉由示疾，引佛陀遣弟子來問疾，問疾是要安慰疾者的，然而，眾弟子卻不敢問疾維摩詰，關鍵就是，他們過去都曾受教於維摩詰，維摩詰打開他們的視野，提升他們的認識眼界，智慧高明，一時不識，智慧都不如人家了，怎麼好意思來安慰問候？眾弟子紛紛辭遣。維摩詰居士都說了些甚麼呢？這是本文要進行的重點，目的是將其意旨予以解說，而其根本意旨，就是打破修行方式的束縛，打破世間眼界的範域，打破戒律持守的觀念，打破出家在家的分際，打破此世它世的區別，在原始佛教中建立的世界觀和修行法，在維摩詰居士的大乘智慧中，全部重新來過，幡然改變，無怪佛陀弟子一時不能理解領會，不敢前往慰問維摩詰居士。

　　筆者以為，佛弟子解與不解不是重點，這只是經文故事的劇本安排，關鍵是維摩詰居士闡揚的大乘佛法，將聲聞所知向前推進，以菩薩的智慧與世界觀重新解讀佛法，表現出佛教哲學的再創造再發展。修行，就是無止境的智慧上升，終至無上正等正覺為止。這一路從原始佛教到般若、唯識、如來藏思想的進展，就是佛教哲學理論的創造發展，也是佛教宗教觀念的不斷開創。但是，由小到大，畢竟需要智慧的升進，而正確理解與準確詮釋才是關鍵要道。筆者有意於此進行闡述，俾使維摩詰居士的智慧獲得明晰，不因誤解而滯後。本文之作，將以《維摩詰經》＜弟子品＞的不同主題，進行討論與闡述。以下展開。

1. 告舍利弗宴坐在心不在坐

　　舍利弗林中宴坐，維摩詰居士告知禪坐在淨心，而不是身行而已。

爾時長者維摩詰自念，寢疾于床，世尊大慈，寧不垂愍？佛知其意，即告舍利弗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舍利弗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，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曾於林中宴坐樹下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唯，舍利弗：不必是坐為宴坐也，夫宴坐者，不於三界現身意，是為宴坐，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，是為宴坐，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，是為宴坐，心不住內亦不在外，是為宴坐，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，是為宴坐，不斷煩惱而入涅槃，是為宴坐，若能如是坐者，佛所印可。時我世尊，聞說是語默然而止，不能加報，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

　　舍利弗宴坐，其實宴坐也不是重點，做任何修行活動都是一樣，維摩詰居士都是要講述以成佛者心境做現在身事的大乘宗旨，亦即，當你還是凡夫之身的時候，只要理解了大乘佛法，諸法皆空，救渡眾生，以此心境，就是真行者。於是：「不於三界現身意、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、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、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、不斷煩惱而入涅槃」是為宴坐，這些都是認識上直接超越自己目前的境界，而行動上就在目前境界上展開就好。就算是人間凡夫，一樣是大乘龍象。「不現身意」就是自己心念清淨。「不起滅定」其實也還滅定不了，但不論入滅了沒，就是要現威儀。「不捨道法」那是當然要的，但就是眼前凡夫身邊種種事地繼續進行。「諸見不動修道品」是一般的工夫論意見。「不斷煩惱」不是自己的煩惱不斷，而是不斷憂慮眾生之煩惱，眾生煩惱無邊誓願斷，即便入涅槃也還是要救渡眾生使其不煩惱。這樣的意思，簡潔明白，但是修行者眾生都還停留在自己要入滅、要提升的念頭中，因此反而給自己種種限制，包括要坐禪入定，其實，坐禪入定最終也是為入涅槃，入涅槃也是要求得煩惱的終極解脫，只要自己心念放下煩惱，煩惱來自執著，直接般若心行，煩惱不現前，就是最好的坐禪入定。但是自己的煩惱沒了，不等於眾生的煩惱能斷，所以要去世間結緣，現凡夫事。

1. 告目犍連說法當如法而無所說

　　大目犍連在巷里為人說法，維摩詰居士告知說法當說大乘如法。

佛告大目犍連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目連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，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入毘耶離大城，於里巷中為諸居士說法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唯，大目連：為白衣居士說法，不當如仁者所說。夫說法者當如法說，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，法無有我離我垢故，法無壽命離生死故，法無有人前後際斷故，法常寂然滅諸相故，法離於相無所緣故，法無名字言語斷故，法無有說離覺觀故，法無形相如虛空故，法無戲論畢竟空故，法無我所離我所故，法無分別離諸識故，法無有比無相待故，法不屬因不在緣故，法同法性入諸法故，法隨於如無所隨故，法住實際諸邊不動故，法無動搖不依六塵故，法無去來常不住故，法順空隨無相應無作，法離好醜，法無增損，法無生滅，法無所歸，法過眼耳鼻舌身心，法無高下，法常住不動，法離一切觀行。唯，大目連：法相如是，豈可說乎？夫說法者無說無示，其聽法者無聞無得，譬如幻士為幻人說法，當建是意而為說法，當了眾生，根有利鈍，善於知見，無所罣礙，以大悲心，讚于大乘，念報佛恩，不斷三寶，然後說法。維摩詰說是法時，八百居士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我無此辯，是故不任詣彼問疾。

　　此處之法，當是大乘成佛之法，是佛境界的認識，所以一切無執，說離、說斷、說無所隨就是般若工夫的施做，一旦施做，一切相不再有，故「無眾生、無有我、無壽命、無有人、常寂然滅諸相、無名字、無有說、無形相、無戲論、無我所、無分別、無有比、不屬因、同法性、隨於如、住實際、無動搖、無去來、順空、離好醜、無增損、無生滅、無所歸、過眼耳鼻舌身心、無高下、常住不動」，根本上，就是離一切觀行而已。「說法者無說無示，其聽法者無聞無得」就是說完後再隨言即掃。「當了眾生，根有利鈍，善於知見，無所罣礙，以大悲心，讚于大乘，念報佛恩，不斷三寶，然後說法。」眾生根器不同，固有惡道眾生，凡夫，亦有善道智者，所以說法者自己要有相當的禪定神通，才能對機說法。禪定神通以知宿命，但其基礎還是信佛誠篤，不斷三寶然後說法。

1. 告大迦葉行乞當無分別心

　　大迦葉行乞而有分別心，維摩詰居士告知不應分別貧富而乞，而是依次碰到誰就向誰乞食，以助其功德。

佛告大迦葉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迦葉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，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，於貧里而行乞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唯，大迦葉，有慈悲心而不能普，捨豪富，從貧乞。迦葉，住平等法，應次行乞食。為不食故應行乞食，為壞和合相故應取摶食，為不受故應受彼食，以空聚想入於聚落，所見色與盲等，所聞聲與響等，所嗅香與風等，所食味不分別，受諸觸如智證，知諸法如幻相，無自性無他性，本自不然今則無滅。迦葉，若能不捨八邪入八解脫，以邪相入正法，以一食施一切，供養諸佛及眾賢聖，然後可食。如是食者，非有煩惱非離煩惱，非入定意非起定意，非住世間非住涅槃，其有施者無大福無小福，不為益不為損，是為正入佛道，不依聲聞。迦葉，若如是食，為不空食人之施也。時我世尊，聞說是語，得未曾有，即於一切菩薩深起敬心。復作是念：斯有家名（在家居士），辯才智慧乃能如是，其誰聞此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我從是來，不復勸人以聲聞、辟支佛行，是故不任詣彼問疾。

　　迦葉行乞，為度貧者而向貧乞並捨富豪，其實，富豪與貧皆是煩惱眾生，更重要的是，法無眾生相、無貧富相，故維摩詰止之。之後，意旨上升，行乞亦是修行法門，滅貢高我慢見而入佛智，故目的在終能不食、壞和合相、不受。於是方法上就是一切觀行以般若智對之，故無色無聲無香無味無觸，諸現象世界之法皆幻、無自性。能做到一切放捨，即是涅槃，現在身即入滅，雖非真滅，但心念中無須再滅，故「本自不然今則無滅」。「不捨八邪入八解脫」，目的在入八解脫，八邪現前不生，當下不必對治，心淨就好，直入八解脫，宿世習氣不易斷盡，不急著斷，要有因緣才能斷，先正念淨心才是眼前修行得利的要道。「以邪相入正法」意同於前，非有邪念別生，而是不完美的當下形象就是入正法的時機，一切時刻都是時機，與相邪相正無關。「以一食施一切，供養諸佛及眾賢聖」受一食，施一切眾生，以此功德，供養於諸佛聖賢。

1. 告須菩提不共眾魔不能滅度

　　須菩提向維摩詰居士乞食，維摩詰居士藉機告知真正大乘修行之法，必是不捨眾生與眾生共者才是真菩薩道修行宗旨。

佛告須菩提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，入其舍從乞食，時維摩詰取我鉢，盛滿飯謂我言：唯，須菩提，若能於食等者，諸法亦等，諸法等者，於食亦等，如是行乞，乃可取食。若須菩提不斷婬怒癡，亦不與俱，不壞於身，而隨一相，不滅癡愛，起於解脫，以五逆相，而得解脫，亦不解不縛。不見四諦非不見諦，非得果非不得果，非凡夫非離凡夫法，非聖人非不聖人，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，乃可取食。若須菩提，不見佛不聞法，彼外道六師，富蘭那迦葉，末伽梨拘賒梨子，刪闍夜毘羅胝子，阿耆多翅舍欽婆羅，迦羅鳩馱迦旃延，尼犍陀若提子等，是汝之師，因其出家，彼師所墮，汝亦隨墮，乃可取食。若須菩提，入諸邪見，不到彼岸，住於八難，不得無難，同於煩惱，離清淨法，汝得無諍三昧，一切眾生亦得是定。其施汝者不名福田，供養汝者墮三惡道，為與眾魔共一手，作諸勞侶，汝與眾魔及諸塵勞，等無有異。於一切眾生而有怨心，謗諸佛，毀於法，不入眾數，終不得滅度。汝若如是，乃可取食。時我世尊，聞此語茫然，不識是何言，不知以何答，便置鉢欲出其舍。維摩詰言：唯，須菩提，取鉢勿懼，於意云何？如來所作化人，若以是事詰，寧有懼不？我言；不也。維摩詰言：一切諸法如幻化相，汝今不應有所懼也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言說不離是相，至於智者不著文字，故無所懼，何以故？文字性離，無有文字，是則解脫，解脫相者，則諸法也。維摩詰說是法時，二百天子得法眼淨，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

　　須菩提這一段意旨寬廣，須菩提向維摩詰乞食，維摩詰把作為修行者的宗旨要領全面展開，乞食是為修行，修行則須智慧，智慧就從當下身命的日常生活做起。所以講何人得取食的問題，等於在講人應如何修行的問題，而修行，維摩詰居士所提出來的，正是大乘最高智慧法門，也可以說是從境界工夫入手，意即在最高智慧狀態去言行作為自己。首先，諸法平等，故於食等，無論受何食，皆無分別心，以此修行。接著講「要不斷婬怒癡、不壞於身、不滅癡愛、以五逆相而得解脫。」這些觀念，看似矛盾，其實是講當下般若，一切業力習氣就無作用，就不需要提到眼前去對治，自然漸滅。對於業力習氣，不斷不壞不滅，但也絕不執著束縛。「不見四諦非不見諦」，有四諦智慧，直接實踐，但不掛表面，自然而行。「非得果非不得果」，不是不得果，不現在入滅而已，也不做個人入滅工夫，只與眾生同在共生，因為這是菩薩道得淨土的宗旨。「非凡夫非離凡夫法，非聖人非不聖人，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。」以凡夫身，行聖賢事，不現聖賢威儀，與眾生同事，和光同塵。「彼外道六師」一段，重點還是在說不起分別心，雖已追隨佛陀，但對原來的導師仍不捨棄，隨其所趣，跟隨而去，伺機照顧，啟迪智慧。這些，都是不捨眾生的菩薩道行之意旨。

　　「入諸邪見，不到彼岸，住於八難，不得無難，同於煩惱，離清淨法，汝得無諍三昧，一切眾生亦得是定。」這幾句話都不是說修行者自己入邪見、住八難，而是與眾生同在，與有邪見八難的眾生同在，同其煩惱，解其煩惱。解通了，眾生就通了。自己得三昧時，同事的眾生也就得救入定了。「其施汝者不名福田，供養汝者墮三惡道」福田是有限眾生的心想，以佛境界體之，不需有福田之念想，受食者亦不需以施食者因施食而有福田之想了，福田必有，但施食者也可以超越此知了。供養者無論是誰，有供養就有福田，但其自身之境界不會因一次供養就立刻上升至佛，原來是甚麼，隨其福田而比例上升，若還在惡道，亦有福田，只不立刻超惡道而已。意思決不是因供養而入惡道，而是還在惡道，有供養，但未能比例超生，為破執，語不驚人死不休而已。或有他解，筆者試解如上。

　　「為與眾魔共一手，作諸勞侶，汝與眾魔及諸塵勞，等無有異。」修行者以菩薩道入，不捨任何眾生甚至是魔，這是菩提心；也不必起差別心，這是般若智。是為救度而到眾生處所淨化其土，然而此行亦即是淨化菩薩己土。即是其言：「於一切眾生而有怨心，謗諸佛，毀於法，不入眾數，終不得滅度。」關鍵就是淨化眾生之土而為菩薩淨土，故菩薩入眾生域、共眾生事，不怨不捨不謗不毀，如此淨修，才有終於成佛的可能。

　　須菩提聞是語後，不堪承受，維摩詰居士寬慰他，大乘般若智隨說隨掃，無所言說，無所聽聞，一切放捨，「智者不著文字」，而本段之文字，言語衝突，對比過度，聲聞之眾，難以攝受，關鍵還是不能深入般若智，面向菩薩道。否則，這些衝撞的語言其實只有表面上的刺激意義，並未背離佛法，而是以境界言說。

1. 告富樓那說法要先知眾生宿命

　　富樓那為人說聲聞法，維摩詰居士發現此些眾生已有大乘根器，告知自己必須禪定得宿命後才能對機教法。

佛告富樓那彌多羅尼子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富樓那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，於大林中，在一樹下，為諸新學比丘說法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唯，富樓那，先當入定，觀此人心，然後說法。無以穢食，置於寶器。當知是比丘心之所念，無以琉璃同彼水精，汝不能知眾生根源，無得發起以小乘法。彼自無瘡，勿傷之也。欲行大道，莫示小徑。無以大海，內於牛跡。無以日光，等彼螢火。富樓那，此比丘久發大乘心，中忘此意，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導之？觀小乘，智慧微淺猶如盲人，不能分別一切眾生根之利鈍，時維摩詰即入三昧，令此比丘自識宿命，曾於五百佛所植眾德本，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即時豁然，還得本心，於是諸比丘稽首禮維摩詰足，時維摩詰因為說法，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復退轉。我念聲聞，不觀人根，不應說法，是故不任詣彼問疾。

　　聲聞人禪定功深不夠，知己不知彼，故而富樓那說法不對機。維摩詰深入禪定，引導聞法眾生，自識宿命，知已久發大乘心，故還得本心，得成佛之心不退轉。富樓那自知聲聞不能知他人之心，故而說法不對機矣。本文主旨，一在要知眾生宿命，二在自己要有禪定功力。維摩詰居士菩薩再來，故而有宿命通，而眾生根器，人各不同，但無論如何，宿世的累積還是在的。說法者若不對機，啟發不了，效果不來。

1. 告摩訶迦旃延無常苦空之大乘意旨

　　摩訶迦旃延與比丘說法，維摩詰居士敷衍大乘空宗要旨，提升說法意境。

佛告摩訶迦旃延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迦旃延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昔者，佛為諸比丘略說法要，我即於後敷演其義，謂無常義、苦義、空義、無我義、寂滅義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唯，迦旃延，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。迦旃延：諸法畢竟不生不滅，是無常義。五受陰洞達空無所起，是苦義。諸法究竟無所有，是空義。於我無我而不二，是無我義。法本不然今則無滅，是寂滅義。說是法時，彼諸比丘，心得解脫，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

　　本文就是提升原始佛教教義為大乘佛教教義，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無一不是三法印、四聖諦的宗旨，亦不可能錯誤。但這是就現象世界的狀況描述，眾生在生滅緣起中所見的世界就是這樣，但眾生還會看錯，以為永恆、樂、實有、有我，故要法印、聖諦以正知見之，然而，一旦眾生智慧開啟，復以更大智慧識見之時，就有新意，新意不能是否定舊意，而是提升認識的抽象層次，以主體的最高境界體貼之。故而，「諸法畢竟不生不滅，是無常義。」無常講現象的不斷生滅故無常，但現象的不斷生滅卻都不永恆，生滅等無沒有改變甚麼，有所改變的最後又都被再度改變，最終眾生必將成佛，若是有此認識，無常的現象世界之不斷的生滅變化最終根本沒有改變甚麼，故而「諸法畢竟不生不滅」。「五受陰洞達空無所起，是苦義。」苦是對變化不定的現象的執著，現象是被感受的對象，五受陰就是主體的感知活動，只要有感知，有執著，就會苦，殊不知，所有的感知也不永恆，故而根本上言「五受陰洞達空無所起」。「諸法究竟無所有，是空義。」此意語言正常，就無需再解了。「於我無我而不二，是無我義。」原始佛教的無我義是無有那些執著愛取下的我執，因不永恆，「於我無我不二」，是說這個我執下的假我固然不實，但畢竟此身處於此我的狀態下，知其不我而不執即直下為真我，此真我與假我也無須二分，二分亦是我執，既知無此假我，也就不必再分真我假我了。「法本不然今則無滅，是寂滅義。」一切現象生滅諸法本來假合不實，故空，既然本來就空，也就不必再去空它了，體此不必再去空它，就是今則無滅，就是真寂滅。以上諸義，不能說與原始佛教三法印、四聖諦有根本不同，只是說修行者在認知三法印、四聖諦的基礎上，進行實修之時，要有般若智以化解之，隨說即掃，故而在已經體知的境界上，言語道斷，不再分別，而有上說。

1. 告阿那律之正的天眼應何所見

　　阿那律示現天眼，維摩詰居士告知一切相如幻，不能知此者其天眼只是外道境界。

佛告阿那律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阿那律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，於一處經行，時有梵王名曰嚴淨，與萬梵俱放淨光明，來詣我所，稽首作禮，問我言：幾何？阿那律天眼所見？我即答言：仁者，吾見此釋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。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唯，阿那律，天眼所見為作相耶？無作相耶？假使作相，則與外道五通等，若無作相，即是無為，不應有見。世尊，我時默然。彼諸梵，聞其言，得未曾有，即為作禮而問曰：世孰有真天眼者？維摩詰言：有佛世尊，得真天眼，常在三昧，悉見諸佛國，不以二相。於是嚴淨梵王及其眷屬五百梵天，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禮維摩詰足已，忽然不現。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

　　人知阿那律有天眼，請他示現，他那律說自己可以見到三千大千世界如手中果粒大小。此事，就有天眼者言，亦是屬實，然而，天眼所見世界，亦是虛妄不實。三千大千世界本是此起彼滅、成住壞空的，真有佛眼佛智者，凡有所見皆知不實，於是不應有見心、不應有見相，否則即同外道神通而已，缺的是知其幻化的智慧。故而佛智之所見，實是「悉見諸佛國，不以二相」，並非沒有三千大千世界，而是所見不應只此而已，還應知其不實，而無二相，故不需言說。嚴淨梵王等亦是有神通者，得維摩詰居士大智慧之後，即以神通，瞬間消失，故而「忽然不見」。

1. 告優波離犯律解脫的大乘智慧

　　優婆離為犯戒者解說戒律，維摩詰居士上升此事意境，指出應讓犯戒者真知實相，才能終極地令其不再犯戒。

佛告優波離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優波離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昔者，有二比丘犯律行以為恥，不敢問佛，來問我言：唯，優波離，我等犯律，誠以為恥，不敢問佛，願解疑悔，得免斯咎。我即為其如法解說。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唯，優波離，無重增此二比丘罪，當直除滅，勿擾其心，所以者何？彼罪性不在內、不在外、不在中間，如佛所說，心垢故眾生垢，心淨故眾生淨，心亦不在內、不在外、不在中間，如其心然，罪垢亦然，諸法亦然。不出於如，如優波離，以心相得解脫時，寧有垢不？我言，不也。維摩詰言：一切眾生心相無垢亦復如是。唯，優波離，妄想是垢，無妄想是淨，顛倒是垢，無顛倒是淨，取我是垢，不取我是淨。優波離，一切法生滅不住，如幻如電，諸法不相待，乃至一念不住，諸法皆妄見，如夢如燄，如水中月如鏡中像，以妄想生，其知此者是名奉律，其知此者是名善解。於是二比丘言：上智哉，是優波離所不能及，持律之上而不能說。我即答言：自捨如來，未有聲聞及菩薩能制其樂說之辯，其智慧明達為若此也，時二比丘疑悔即除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作是願言：令一切眾生皆得是辯。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

　　優婆離為來者解說所犯戒律，但從修行言，只是受業報，未能精進，若要精進，必知大乘佛法，其實就是般若智、菩提心。本文，強調般若智。有般若智，即無執著，即不再犯戒造業，即直除罪，但業報仍在，這就隨緣就好，重點是把握因緣，以般若智觀照，自此大乘行者而已。方法就是心淨而已，「無妄想、無顛倒、不取我」。知道生活中一切現象皆自執成幻，就不會造業犯戒了，這才是更根本的守戒律。當然，知識須伴隨意志才會成為智慧，若無意志，知而不改，也是無效。維摩詰居士就是把除罪受罰的進路上升為智慧開悟的進路，不論談甚麼事情，都上升到佛境界的智悟狀態中講，這就是境界工夫的進路，也是成佛境的修行進路。

1. 告羅睺羅出家的真諦

　　羅睺羅向人述說出家的功德，維摩詰居士提升他的視野，以三界外不談功德說之。

佛告羅睺羅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羅睺羅白佛言：世尊：我不堪任詣彼問疾，所以者何？憶念昔時，毘耶離諸長者子，來詣我所，稽首作禮問我言：唯，羅睺羅，汝佛之子，捨轉輪王位，出家為道，其出家者有何等利？我即如法為說出家功德之利。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唯，羅睺羅，不應說出家功德之利，所以者何？無利無功德是為出家。有為法者可說有利有功德，夫出家者為無為法，無為法中無利無功德。羅睺羅，出家者無彼無此亦無中間，離六十二見，處於涅槃，智者所受，聖所行處，降伏眾魔，度五道，淨五眼，得五力，立五根，不惱於彼，離眾雜惡，摧諸外道，超越假名，出淤泥，無繫著，無我所，無所受，無擾亂，內懷喜，護彼意，隨禪定，離眾過，若能如是，是真出家。於是維摩詰語諸長者子：汝等於正法中宜共出家，所以者何？佛世難值。諸長者子言：居士，我聞佛言，父母不聽不得出家。維摩詰言：然，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是即出家，是即具足。爾時三十二長者子，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

　　羅睺羅本可繼承佛陀遺下的王位，卻隨父出家，人問其利，便大說功德。其實，實有功德利益而非沒有，只是，無上正等正覺得智慧中，已超離三界，不以世俗眼看功德，故而無須暢說功德，寂滅心中，已無功德念想，這才是真成就。世俗中人談出家功德仍是有為法，大證量的菩薩只入無為法，那就不以功德利益觀之了。不過，六道中人畢竟尚在輪迴，出家修行總是精進法門，那就有許多功課，「出家者無彼無此亦無中間，離六十二見，處於涅槃，智者所受，聖所行處，降伏眾魔，度五道，淨五眼，得五力，立五根，不惱於彼，離眾雜惡，摧諸外道，超越假名，出淤泥，無繫著，無我所，無所受，無擾亂，內懷喜，護彼意，隨禪定，離眾過，若能如是，是真出家。」這一段文字，是維摩詰居士最符合一般佛教修行觀念的談話，可見，說工夫就是一步步來，說境界才是直超佛地，至佛境界時一切打破離言文字，但做工夫的過程中仍是紮紮實實的步步功課。

1. 告阿難佛陀的法身才是真身

　　阿難因佛陀生病而向人取乳，維摩詰居士藉機說明法身永恆遍在清淨無病之旨。

佛告阿難：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昔時，世尊身小有疾，當用牛乳，我即持鉢，詣大婆羅門家門下立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唯，阿難：何為晨朝持鉢住此？我言：居士，世尊身小有疾，當用牛乳，故來至此。維摩詰言：止止阿難，莫作是語。如來身者金剛之體，諸惡已斷，眾善普會，當有何疾？當有何惱？默往阿難，勿謗如來，莫使異人，聞此粗言，無令大威德諸天及他方淨土諸來菩薩得聞斯語。阿難，轉輪聖王以少福故尚得無病，豈況如來無量福會普勝者哉？行矣阿難，勿使我等受斯恥也。外道梵志若聞此語當作是念：何名為師？疾不能救，而能救諸疾？可密速去，勿使人聞。當知阿難，諸如來身，即是法身，非思欲身，佛為世尊，過於三界，佛身無漏，諸漏已盡，佛身無為，不墮諸數，如此之身，當有何疾？當有何惱？時我世尊，實懷慚愧，得無近佛而謬聽耶！即聞空中聲曰：阿難，如居士言，但為佛出五濁惡世，現行斯法，度脫眾生，行矣阿難，取乳勿慚。世尊：維摩詰智慧辯才為若此也，是故不任詣彼問疾。如是五百大弟子，各各向佛說其本緣，稱述維摩詰所言，皆曰不任詣彼問疾。

　　佛陀生病了，阿難持鉢為其取乳，維摩詰制止。言佛陀超三界外大聖智覺悟者，豈有身恙之可能？一般轉輪聖王有一定福報者都不會有身疾了，何況是佛陀？因此阿難向人求乳以療佛疾之事，當為外道恥笑懷疑。此事，其實是維摩詰居士藉機說明佛陀法身，法身當然過三界，不墮諸數，已無三界五陰，何來身疾？以法身說，維摩詰居士所說當然如理，但是佛陀入胎出胎辭親出家，以一生的行誼證說法寶，就是要讓此世眾生得知佛法，而既已再來人間受生為人，有形有限的三界肉身何能不疾？生老病死就是三界眾生的鐵律，否則何必說為虛妄世間，因此，肉身的釋迦牟尼當然會犯疾，甚至死亡，只是法身的佛陀永恆遍在，故而佛自己神通傳音於阿難，取乳勿疑。維摩詰居士不是真正阻止取乳，而是藉機說法，描述法身狀態，令阿難知大乘佛法要旨而已。

1. 結論：

　　以上十位弟子與維摩詰居士的對談，顯示維摩詰居士以大乘佛法成佛境的進路，重新教授佛法知見，解構原始佛教小乘教法的觀念，重新建立大乘修行的法門，即是以世間人肉生身的境界，直接做超三界證悟者的事業，從打坐、乞食、宿命、入世間、天眼、戒律、生病等事項，解放原始佛教聲聞乘的種種觀念，以大乘佛教菩薩道的觀點，心淨即一切淨，直入心淨狀態中，世間法就一切放捨。這是利根器的大菩薩修行之法，經文中的佛陀弟子都是修聲聞法，但也都已經是相當高境界的修行者了，因此宜於再度提升智慧與觀念，不論所處何種境界，不論三界內外眾生，佛法都是宇宙人生根本大法，只要正知正見得及，就直接以佛境界作為，一切世間諸相皆放捨，徹底地般若智心行就對了。於是，世間人六道身，一樣做佛所為事，打破世間出世間的差別，就在自己的國土淨心行菩薩道而成佛。當然，因果業力不可爽，歷階升進不可越，唯智慧大開，才收效宏大。

　　本文有一些文句意旨教為難解，包括：跟舍利弗講的「不斷煩惱而入涅槃」、跟大迦葉講的「若能不捨八邪入八解脫，以邪相入正法」、跟須菩提講得的「不斷婬怒癡」「不滅癡愛」「汝與眾魔及諸塵勞，等無有異。於一切眾生而有怨心，謗諸佛，毀於法，不入眾數，終不得滅度。」、跟羅睺羅講的「無利無功德是為出家」、跟阿難講的「如來身者金剛之體，諸惡已斷，眾善普會，當有何疾？」筆者都試做義理討論，以免走失，關鍵都是，以三界外成就之聖智者之心行觀之，一切現象世界是是皆幻，修行者不受現象塵勞習氣干擾時，即便還在三界內，也能運用這些心法處之，這就是世間人的高級佛教心法了，充滿了人間性，但也必須真正有智慧有意志力才能做到，但也仍是基於老實修行，守戒律，行善道，才是穩健的學佛之路。